

■流金岁月

■宋守业

从乡政府南面的那条路往东走没多远，过一座小桥，就是我家的责任田了。过去回老家时，只要一过桥，我都会在责任田里站一站、看一看，找寻自己曾经的影子 and 青葱岁月。这次回家，麦收已开始，远远听到收割机在欢叫，看到一堆堆、一捆捆麦秸秆散卧在田间，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些年的麦秸垛。

过去的麦收季节，一般都要有几个过程。先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地把麦子割倒，接着是用草绳把割倒的麦子打成捆，装上架子车运回打麦场晾晒、碾压、去糠，等到麦粒一收仓，人们就要把碾碎的麦秸秆堆成垛的。于是，闲散的麦场或其他的空地便立起来一座座麦秸垛。灿黄灿黄的麦秸垛就像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棉花糖，伴随着柔柔的、清清的、淡淡的清香伫立着，成了乡村里的一道风景。

堆麦秸垛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它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件细心活儿，仅靠一身蛮力不行，要有足够的眼力和悟性，再加上娴熟的技艺，才能将麦秸垛堆得不偏不斜、不倒不歪，方垛棱角分明，圆垛饱



那些年的麦秸垛



满挺拔。在我很小的时候，俺村的麦秸垛很少，因为那时候还是大集体时代，一般一个生产队就一个或者两个，那个时候的麦秸垛是相当庞大的，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里的麦秸垛就变得小而多起来，用“星罗棋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形状各异，有方有圆，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或伫立村头，或横卧房前，或默立路边，或遍布阡陌，宛如一个个浑圆温软的馒头，让人亲切，给人温暖。

过去，父亲是很在意垛麦秸垛的，因为那时农村有个不成文的风俗，男孩子即将成婚找对象时，媒人都会带着女方的人到男方探访，一是看男方的父母是否诚实，二是看男方的日子是否殷实，其中一个很直观的探视方法就是麦秸垛的大小，麦秸垛大而结实，就说明男方家底厚实、人能干。当时，哥哥已到了谈婚娶亲的年龄，所以父亲每年都要把麦秸运回南荒地，扎扎实实地堆一个麦秸垛。

堆垛前，父亲总是会把地面清理干净，用一些将顺过的麦秸，拧出一个个粗大的草绳子，圈一片很大的地方，然后父

亲和哥哥就抡起大木杈，把拉回的麦秸一杈一杈地弄到草绳围起的圈里，再用力按压，这样一来二去，麦秸垛很快就成了型，而且越来越高。等不能看到高垛上面的情况时，父亲和哥哥就会把我推举上垛。之后，我就按照他们的提示，把挑到上面的麦秸，向中间聚拢，再一脚挨着一脚踏踏实实。麦秸松软而富有弹性，走在上面就像踩弹簧，父亲和哥哥端起一杈杈的麦秸向上扔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不断升高，心里很是惬意。

更惬意的是，各家各户的麦秸垛都堆好后，每到放学时刻，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会相约到麦秸垛较多的地方玩藏猫猫游戏。我们一般都是迅速地扒开麦秸垛边上的麦秸，掏出一个小窝，人躲进去后，再抓起一些麦秸，把自己埋起来，让对方找不到自己。有一次我扒开麦秸垛时，竟然发现了不知谁家的老母鸡遗落在麦秸窝里的三个鸡蛋，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很快就唤来几个小伙伴把鸡蛋美滋滋地生着喝掉了，随后就更加兴奋地玩耍起来。捉迷藏、玩打仗，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玩，疯耍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直到父母一

遍遍地喊着回家吃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麦秸垛。

站在收割后的麦田里，回想着那些在麦秸垛边的玩耍日子，我就好似走入了快乐无比的童话里。每年春天，和煦的春风从麦秸垛上掠过，麦草香混合着花的芳香弥散在村庄上空，令人陶醉万分。进入夏季，好多麦秸垛上都会爬满了豆秧瓜秧或长须草，把麦秸垛染得浓绿一片。到了秋天，麦秸垛上又长出许多缤纷多姿的花儿，把它装扮得一片灿烂，随便走进一个麦秸垛，都能看到一个个果实在向你微笑。冬闲时节，麦秸垛成了老人们晒太阳的好地方。那时，老人们眯缝着眼睛，慵懒地晒着太阳，扯着天南海北的话题，回味着日子的甜香。更有那月朗星稀之夜，一些俊男靓女还会悄悄来到村外的麦秸垛旁，依偎在一起窃窃私语，说不尽的柔情蜜意。

当下，随着电饭锅、电磁炉、液化气灶的广泛使用，麦秸秆烧锅、取暖的岁月已不再，昔日伫立在村里的麦秸垛也基本消失。这是时代的变迁和更替，但那充盈着朴实、自然和醇厚味道的麦秸垛，我永远记心间。

■心灵漫笔

日景·夜景

■李俊瑶

暮春，我和杂文学会的部分文友赴商丘市睢县采风，下午报到时，一到居住的睢州国际酒店，嘿！一座大湖从几百米外迎面“扑”来，那种壮观，虽算不上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绝对称得上一碧万顷、气象万千。

这仅仅是惊艳的开始。华灯初上的那一刻，我伫立窗前，再次被窗外的景色惊到：湖光汇着灯光，灯影融着倒影，轻风戏着微澜，一派灯的海洋，光的世界。虽看不清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但绝对能感受到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一刻，内心分明响起一个声音：“不下楼欣赏一下吗？”刚好，几位好友相邀散步，真应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友人相聚，游目骋怀之景。于是，飞一般下楼，一行四人说说笑笑，开始近距离探游南湖。

走在湖边至湖心的甬道，处处有灯的陪伴：树干上缠绕有灯，树冠上点缀有灯，桥拱上勾勒有灯，湖边大型建筑上，还有磅礴的轮廓灯，真可谓光华四射，五彩缤纷。

及至湖心那曲径通幽的回廊上，干脆堕到“灯阵”里，每一条小径旁，都有柔和的小地灯，每一根柱子上，都有向上的小射灯，走近，能看清小草摇曳、拱顶精致，及远，又感到长长灯带之壮观，如若灯海之宏大。

因着周围的万籁俱寂，我们连交谈都少了，淡然地感受着这份宁静、这份清冷。那种对黑暗的天然恐惧，也因有灯的陪伴，多了坦然与勇气。

突然，栏杆外，水面上，一只白天鹅悄悄游过，如神来之笔，画在湖面上，让波澜不惊的水面“活”了，让山岳潜形的暗处“亮”了，让日星隐曜的静谧多了一种孤寂、一种自在、一种旁若无人 的悠然。

湖光灯影新人睡眠模式时，我们也恋恋不舍往回走。安静中，夜的情绪蔓延开来，开始感怀——朦朦胧胧的夜景，到底是真实的面貌，还是修饰的幻景？灯光营造出的明暗对比，到底是掩盖了丑陋，还是增添了美丽？

我承认，灵魂，会随着夜深人静，更贴近生命本真，更直视内心彷徨。当我洗漱后躺在床上，思考的命题逐渐清晰——如果说艳阳下的白天，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节，那么灯光下的夜晚，则让我们感到更多美好。

次日白天，正式采风时，路线竟有很多与我们昨夜之游重合。遗憾的是，路线一样、景致一样，却因白天太亮了，看得太清了，少了很多味道。

无意间，我的眼神碰到了昨晚同游的一位同伴的眼神，那眼神和我一样，藏着一丝无奈——水至清则无鱼，景至清则无韵啊！

■人间世相

人在黄昏

■张国绍

李老伯的右腿有点跛，上下楼不太方便，住在楼上的刘大妈，时常会下来照顾李老伯。李老伯鳏居，刘大妈守寡，两个老人年龄相当，互有好感。

快过年了，李老伯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开车回来，准备将李老伯接进省城去过年。临行前，李老伯在小区门前的一家服装店里看中了一件女式羽绒服，颜色与款式都十分适合刘大妈。因为到了李末，冬装打折，原价一千多元的羽绒服，眼下六百元便可以打包拎走。李老伯想把这件羽绒服买回来，当作新年礼物送给刘大妈，不料一时钱不凑手，差两百不够。

服装店的老板叫燕子，热情豪爽，了解情况后连欠条都没让写，立马吩咐服务员打包，然后亲自交给李老伯手上。李老伯在省城住了半个多

是的，从巴黎埃菲尔铁塔到纽约帝国大厦，从悉尼歌剧院到莫斯科红场，从上海外滩到布达拉宫，它们都无一不在印证着夜景与日景的哲学思辨。

其实，文章，摄影，不也是如此吗？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感，会有不同的味道。就像“两小儿辩日”，因人，因时，因心态，结论相反。是的，面对一处花园，诗人会为花的鲜艳、树的青翠、水的碧绿而激情澎湃；杂文家则对柱子上的“到此一游”，花坛里的垃圾粪便耿耿于怀；女性游客会对美丽花朵拍个不停，男性游客则对一蓬枯枝更感兴趣。

那么，对于鱼龙混杂的社会而言，见微知著者，会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疾恶如仇，撰文鞭挞；豁达包容者，则会对一只猫咪、一场邂逅写出感悟。

文章成稿的过程中，恰逢2018北京电影节开幕。与往届相比，本届电影节除了光鲜亮丽旧外，还多了一个“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旨在探究电影艺术的美学品格、社会功能，尤其是观众与电影间的审美关系。论坛达成共识：视觉震撼只是手段，心灵震撼才是目的；艺术可以挖掘人性的丑，但更应放大人性之美；一定不要低级趣味，一定不要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良莠不齐，那样只会降低观众对电影艺术的总体评价。

这传递出一种信号，无论搞艺术，还是写文章，社会责任要放在第一位。

是的，小时候看完以潘冬子、李向阳为主人公的电影，我和小伙伴玩打仗游戏时谁也不愿演坏人。而如今，看完美国大片中的罪案电影，潜意识中会犯犯罪高手当英雄，把犯罪号召当智慧。这些大片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揭露社会阴暗，但给观众尤其是未成年观众，带来的更多是破坏秩序的快感，是挑战社会公权、无视公民安全的“大侠”情结。

世间本不完善，人性更有善恶两面。对不可原谅的人类恶行与社会病态，我们需要“日景”，让其曝晒在阳光下，纤毫毕现，无所遁形。但在这个金无足赤的世间，我们也需要“夜景”，感受瑕不掩瑜，放大世间美好，期待人们在美好的感染中“有样学样”。

乔布斯发明智能手机时有句名言：“顾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的，在电器、汽车、飞机、智能手机等发明之前，大多数人不会想要这些产品。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也曾说过：“如果我问顾客想要什么，他们可能会说想要一匹快马。”但乔布斯知道，人们将需要什么。所以，他不是适应消费者，而是引领消费者。

那么，在这里，文学艺术与科技产品有了一个共同点：“选题”很重要，引领更重要！

■诗风词韵

■李 季

菩萨蛮

从大唐的琵琶上，取下的音符
放到宋朝的胡琴上
不知不觉，就沾满汴梁的口音
异域来的蛮国曲子，可配惊鸿舞
也可配羽衣舞
异域来的蛮国女子，身挂珠宝，发髻高耸
宛如菩萨
在菩萨慈慧的目光里，谁家小姐正花面相映
那位志士正西望长安
何处的归鸿声断残云碧
哪里的芳莲九蕊开新艳
我在菩萨悲悯的曲子里独坐

多少故人，与我，隔水相望

雨霖铃

爱每一滴雨，爱每一滴雨打湿的铃声
那么多的雨落进心里
那么多的铃声不肯散去
酒樽太大，雨声怎么斟也斟不满
别离太多，泪水怎么拭也拭不尽
那红的樱桃是又酸又涩的思念
绿的芭蕉是又宽又长的寂寞
今宵酒醒何处？醒在，烟波之上
醒在，千里之外
那柳枝上挂满谁的目光，又挂满谁的隐痛
晓风里，有谁解不开的旧梦
有谁还在惦记着谁

执过的手，余温尚存
那场雨，已从宋朝，下到了现在

长相思

当我说到相思，那月光，正从前世慢慢照临
那么多的小星星，摘不下来
尘世辽阔，岁月荒凉
那么多的忧伤，如露珠
那么多的树叶伸出手，接不尽
相依为命的马儿
怎么也不能把我载往，想去的地方
山一程，水一程
落花撩扇，那么多的
心痛，挥不去，那么多的西风凋碧树
相思催人老

漫长的一生，就这样，寂寥地过去了

鹧鸪天

那鹧鸪声是北宋的，也是南宋的
鹧鸪声里，有人，江边送别，有人
频倚阑干，有人，柳外横笛，有人
黛眉慵扫，有人
从今日的酒里，唱出了昔日的醉意
鹧鸪声声，平平仄仄
唤醒别意彷徨
多少书和小姐，多少侠士和游子
都逐一消失在，岁月深处
那鹧鸪声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
一声“行不得也哥哥”
历经千年时光，依然未被用旧

词牌写意（组诗）



■岁月凝香

柴米油盐写传奇 一花一叶现诗意

■陈思盈

六月一日，儿童节。

是夜，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麦香，又一个收获的季节里，沙澧河畔热爱读书的十几个人，带着对生活的憧憬、对书香的向往和对浮生的追问，齐聚沙澧书院，对二百年前那对布衣蔬食、相依相扶、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的三白和芸娘抒发自己的感怀。

茶香在流动。

夏天荷花开放的时候，芸娘将少许茶叶裹进小纱囊，放在荷花心中，于第二天清晨取出，烹煮天泉水泡茶，清香幽韵尤其佳妙。芸娘对茶的这份精致，让人不禁想起了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赌书消得泼茶香”的佳话。两人都是著名的学者，情投意合，恩爱无比，最让人羡慕的不是有

情人能成眷属，而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中的浪漫情节：两人都爱看书，书也多，看得多了两个人就打起赌来，赌什么呢？赌谁的记忆力好。一个问书籍中一个典故或是什么内容，另外一个人就要回答这个典故在哪本书中记载的、具体到这本书在书架的位置和在多少页。回答错了，就要将杯中的茶水倒进自己的衣服里。可以想象，看着对方衣衫湿漉漉的样子，两个人必定会有笑作一团的时候吧？

一盏香茶，两杯诗情，三升画意，五分洒脱加十分用心，让芸娘的茶香，穿过清廷的回廊，一路从苏州的精致园林溢出，浸润了江南的烟雨，浸润了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玻璃心，浸润了沙澧书院的每一个角落。自由职业者、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杨晓曦说：“芸娘是《浮生六记》这本书的灵魂，如果没有了芸娘，此书会变得黯淡无光，湮没无闻。因为芸娘是一个有趣可爱的女人。跟一个有趣的爱人在一起，便有了分享的快乐。”

书香在流动。
芸娘最爱书画，尤其是破书残画。家里有残缺不全的，她便搜集整齐，分门别类，汇集订制成帙，起名叫“继筒残编”；破损的字画，她必找出旧纸来粘补，有残缺的地方，会请沈复补全好，然后卷起，叫作“弃余集贤”。尤其是在破筒烂卷里头偶尔获得片纸只字值得一看的，便如得了异宝一般……

芸娘的爱书情结，让我不禁想到了已故训诂专家顾颉刚教授的爱书故事。有一段时间，当感觉到身体状况不如以前时，他被他死后所藏书的归宿问题所困扰，担心他用心收藏的书被贱卖或是损坏，最终将书放心地捐给了市档案馆。看他书的人，指甲不能留得长，长的要剪掉，免得损坏了他的书；翻他的书时要轻轻地翻，免得弄皱了。爱书之人，除了爱惜书那一个个灵动的文字外，还更爱惜书的本身吧？那一本本被我们用心读过、用手细细翻过的书本身，就像我们怀过的一个个孩

子，那种爱和喜欢，是不爱书之人无法理解的。

郇城区教科体局的晋悟说，十多年前她有一本俞平伯先生的译注本《浮生六记》，结果不知道被谁借走了，到现在也不说还，从此之后的书再不愿外借。我也有此体验，当一本文衣帽整齐的书经一番借出而灰头土脸、破衣烂衫地回到自己手中时，就像看到自己精心养育的女儿在婆家受到虐待一般难过、愤怒。

墨香在流动。
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朱超分享读书心得时说：“在通常的阅读体验中，我们容易被传奇的、戏剧的甚至是哗众取宠的文字吸引了目光。而书写平实生活点滴的文字，或优雅，或质朴，或幽默，或深情，这些文字不争不抢，不喧哗，在芬芳的角落里，散发着淡淡的君子气，它们是生活真相的亲历者和再现者。”

是的，当一个个带着墨香的文字跳跃着定格在洁白的纸张上时，是怎样的一种交融？原本毫不相干的两样事物，经了人类文明的演变和淬洒，从此缘定终生；也如茫茫人海中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从此有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定音。

想那沈复，日日与芸娘谈诗论画，即便是穷困潦倒，依旧甘之若飴，也是因为心有万千丘壑吧？而今日再品《浮生六记》，依然是因为那书卷里散发出的浓浓墨香。

暗香在流动。
无论光阴逆旅，还是过客百代，爱情始终是人生长河里一个极其宝贵的砝码，仿佛人生所言的圆满中，爱情往往是最重



水韵沙澧读书会

食男女，芸芸众生，都无可遁逃，也无须遁逃。

又想起了太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对人世沧桑、往来兴替的感怀溢于言表。如今千年已过，浮云悠

悠，我们如寄居在水泥森林里的过客，用我们的眼光和笔触，抒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浮世欢歌。

人生代代无穷已，但愿你我 在浮生中，都能觅得知己，写下属于自己的华章。

七律·读浮生六记

■云松逸人

襟怀洒落两仙人，偶赋闲情作身身。苦短红尘伤菊瘦，期同白发守颜贫。难销坎坷穷途泪，好约风流隔世姻。笔墨丰章归六记，千秋绝代尽真淳。

■读书笔记

■朱 超

最初接触沈复的文字，是在中学课本里。作者回忆童年时的趣事，如在眼前，让人莞尔。无论是张目对日、明察秋毫的眼力，还是以烟喷蚊虫、作青云白鹤观，都让人忍俊不禁，掩卷后，又不免唏嘘。

文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恒久性。沈复先生两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到今日仍能带给我们真切、生动、犹在眼前的强烈感受，这足以说明《浮生六记》的经典品质。

在通常的阅读体验中，我们容易被传奇的、戏剧的甚至是哗众取宠的文字吸引了目光。而书写平实生活点滴的文字，或优雅，或质朴，或幽默，或深情，这些文